再三稱謝曰君愛我君愛我矢當服膺無負忠告此予所謂尤不可及處也

小心齋劄記

無錫顧憲成著

乙巳

或問性曰不知也曰請誦所聞而子裁焉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說得極精透論語曰人之生也直說得極斬截又曰性相近也說得極穩妥明道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說得極玲瓏伊川曰性即理也說得極實落子以為何如曰清

透的委是精透斬截的委是斬截穩妥的委是穩妥玲瓏的委是玲瓏實落的委是實落却都是書裡載的眼裡看的口裡念的耳裡聽的若自家於此沒個理會處有何交涉故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難其違盜賊不遠也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難其違禽獸不遠也聖人之鞭策人未有刻迫如此者

衛嗣君云頻有為嚬笑有為笑此語甚可味試反

入身來吾人日用間要當視有為視聽有為聽言有為言動有為動若率意泛應了無着落只成一個孟浪去是所謂行屍走肉也

陸象山讀書至宇宙二字解者曰上下四方曰宇往古來今曰宙遂大悟援筆書曰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南海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以至千百世之上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予讀之殊有省已而思

之单提個聖人還覺上下四方往古来今之間有些子根眼在反不如滿街都是聖人一言更爽只是看作奇特說得驚天動地便會發狂究竟不如人皆可以為堯舜一言最痛快又最實落最激昂又最平穩能使人當下識取自家面目有勃勃興起不忍薄待其身之心又能使人當下識取堯舜面目有欣欣向往不肯自安於不如之意真造化語也

予謂季時頃讀孔子與子路子貢評管仲二條殊可疑孔子僅於贊禹兩言無間然於贊顏兩言賢哉今於仲亦兩言如其仁且仁之一字生平未嘗漫以許人而獨許仲何也若曰取其功則亦取其功而已焉得而遽仁之至云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反若不滿於召忽然者何也季時曰此恐是齊人張大之辭而托於孔子耳舊傳有魯論語齊論語或齊論語竄入魯論語中未可知也謂出自孔子似乎不然予曰弟此意見得極直截向来費

許多氣力為兩下分疏到底分疏不下展轉葛藤至此一掃而盡吾輩只如此看可見世間只有一條大路更無旁蹊曲徑討得方便亦令胸中十分洒落也

或問孟子道性善是矣而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無乃但知人性之善不知物性之善也曰君謂人與禽獸果無異乎何以人能由仁義行仁義禽獸不能人能為堯為舜禽獸不能乎且不聞天地之性人為貴乎又不聞天之所生地之所養惟人為大乎為此言者其亦但知人性之善不知物性之善乎而獨於孟子乎吹求也且人為貴則物為賤人為大則物為小此誠判人與禽獸相遠之辭也玩幾希二字却是表人與禽獸相近之辭也蓋緣世人期之以聖賢則愕然而駭避之而不敢承既看得自家大卑律之以禽獸則咈然而怒惟之而不肯受又看得自家太高故孟子於此不遽言人之異於禽獸而必推言人之所以異於禽獸又不顯言人

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如之何如之何而但微言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使之自思而自悟焉庶於此識得兩下界限所爭不多若不肯為聖為賢便應為禽為獸若不肯為禽為獸定須為聖為賢中間更無站立處耳是則孟子重為人慮惟恐其無以下別於禽獸因拈幾希二字特相悚動君乃重為禽獸慮惟恐其無以上同於人且碍幾希二字并欲破除兩下用意正迥然懸絕安得相提而論曰畢竟禽獸之性是善非善曰君姑就孟子所論山水麰麥等處求之當自有見

對朋友之時多對妻孥之時少便日益對朋友之時少對妻孥之時多便日損

君以擇相為要相以正君為要乃其喫緊處總之不出於用人唐虞三代莫不由茲降至戰國猶有知其義者蓋古先之流風遺韻遠矣魏文侯謂李克曰先生有言家貧思良妻國亂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則璜二子何如對曰居視其所親

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文侯曰先生就舍吾之相定矣李克出翟璜曰聞君召先生而卜相果誰爲之克曰魏成璜忿然曰西河守吳起臣所進也君內以鄴爲憂臣進西門豹君欲伐中山臣進樂羊中山已拔無使守之臣進先生君子之無傳臣進屈侯鮒以耳目之所睹記臣何負於魏成克曰成食祿千鍾什九在外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君皆師之子所進五人君皆臣之子惡得與成比也璜再拜願卒爲弟子此千古君人者論相第一義也趙烈侯好音謂相國公仲連曰鄭歌者捨石二人賜之田人萬畝連諾而不與烈侯屢問連稱疾不朝番吾君謂連曰君實好善而未知所持公仲亦有進士乎連曰未也曰牛畜荀欣徐越皆可連進之畜侍以仁義烈侯逌然明日欣侍以舉賢使能明日越侍以節才儉用察度功德所與無不充君說謂連曰歌者之田且止以畜

為師欣為中尉越為內使賜連衣二襲此千古相人者格君第一義也漢唐以來上未嘗無賢君下未嘗無良相試以此按而求之幾成絕響矣故特表而出之以附於孔子錄秦誓之義

或問樊遲問仁子告之愛人問智子告之知人愛則無分別知則有分別及其未達又告之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是有分別正所以成其無分別也近來說者往往尚渾含而厭分別將無邊見竊惟吾性萬善咸備仁主惻隱義主羞惡禮主辭讓智主是非此理一色平鋪只看外面如何感內面即如何應何容揀擇有如尚渾含而厭分別便掃却是非既掃却是非便於所性之中裁去其一也然則仁義禮俱是而智獨非歟竊恐世之所謂分別猶是支離於事物茲之所謂分別乃至支離於心體矣非吾所知也曰此為世之物我障重是非太苛者下一鍼耳竊亦願有商焉當其未感不見可是誰與之是不見可非誰與之非謂之無是非也不亦可乎曰

可曰當其既應是者逝矣是於何存非者逝矣非於何存謂之無是非也不亦可乎曰可曰當其正感正應因可是而是之是不在我也因可非而非之非不在我也謂之無是非也不亦可乎曰可曰允若茲向者子以為不可何也曰允若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何莫不然今不曰無惻隱無羞惡無辭讓而獨曰無是非明明貴渾含而賤分別於所性之中裁去其一也奚其可曰孔子不云無可無不可乎曰孔子之意正謂

可以伯夷叔齊則伯夷叔齊可以柳下少連則柳下少連可以虞仲夷逸則虞仲夷逸與時偕行不主一見故曰無可無不可也若貴渾含而賤分別正是有可有不可也乃得附於孔子乎曰固也惟是貴渾含而賤分別亦屬厚道似不必過為吹求耳曰埋藏君子出脫小人都從這裡做出何云厚乎曰然則大舜隱惡而揚善何如曰善則揚之惡則隱之此正渾含中分別分別中渾含聖人虛融無我之妙用也至於舉十

六相擯四凶且并其惡而揚之不既為之隱矣此又內秘渾含外現分別聖人礪世磨鈍之大權也吾輩於此切宜隨處體察不可執一端為定式也予起而謝曰此至論也命之矣

或問象山先生曰夫子問子貢女與回也孰愈子貢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此又是白着了夫子氣力故夫子復語之曰弗如也時有姓吳者在坐遽曰為是尚嫌少在象山因語坐間有志者曰此說與天下士人語未必能曉而吳君通敏如此雖諸君有志不能及也然否曰象山此論以警世之誇多鬬靡者則善矣而實不然只緣看一字二字十字矢活也蓋此三字乃假借數目形容見地圓缺之辭今便實作數目看因有多少之說註中一者數之始十者數之終二者一之對也方是子貢本旨故聞一知十無對之知也了悟也所謂一以貫之者也聞一知二有對之知也影悟也所謂億則屢中者也子貢於此直是將顏子

與自家兩人真面目描出呈上夫子今曰子貢尚嫌少在然則象山尚嫌多在也尚嫌少在知二誠不如知十尚嫌多在知十反不如知二矣奚其可總之是看一字二字十字欠活也曰知十知二必有個源頭在陽明云子貢多學而識在聞見上用功顏子在心地上用功故聖人問以啓之而子貢所對又只在知見上故聖人嘆惜之非許之也却說得好曰註中亦自點破顏子明睿所照即始見終子貢推測而知因此識

彼曰明睿便是從心地上透出来曰推測便是從知見上攙入来正與陽明之說相表裡第謂弗如三語是聖人嘆惜之恐又不然聖人無誑語說個竟舜猶病即實實竟舜猶病說個非爾所及即實實非爾所及說個吾與女即實實吾與女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如之何曰味語意與此迥然不同恐不得援以相證也曰子貢既未能反到源頭何為而與之曰此自有說吾輩試默默體察其於自家往往只見長處不

見短處、還能自知否、其於人往往只見他短處不見他長處、還肯自屈否、這兩個病痛淪肌浹髓、古往今來、脫得的有幾、乃子貢既能自知、又肯自屈、這是第一好根器、安得而不與、即如顏子之於孔子、步亦步、趨亦趨、既竭吾才、猶以為從之末由也、只是個自知、其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也、只是個自屈、便教稀趕上孔子、子貢根器爾爾、夫何患不趕上顏子、故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言弗如乃所以如之也、曰何不遂將知十知二源頭說破、使他好用功、曰看來這件事有個時據、孔子要接引子貢的心腸、恨不立地成聖、却亦忙不得、賜也汝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非也、予一以貫之、到此方說破矣、所謂時也、昔香嚴問溈山如何是西來意、溈山不答、一日擊竹有悟、乃稽首遥拜曰、若今當時說破、寧有今日此意最好、儒家却大段鹵莽在、

或問不思之謂神、不勉之謂化、性體原是如此、聖

人之盡性亦是如此竊以爲學者起因結果都應不出不思不勉四字子於此屢有推敲何也曰君謂不思者自能不思乎不勉者自能不勉乎當必有個來脉矣君謂不思者貴其不思而已乎不勉者貴其不免而已乎當必有個落脉矣中庸曰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試是來脉曰中曰得是落脉要而言之來脉處即落脉處此所謂性體也是故尋着來脉方好入脚不然縱要不思不免如何強得向落脉上勘明方好

駐脚不然總能不思不勉亦有何用試看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分明是個不思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分明是個不勉如此告子分明是個聖人無論孟子即孔子未到從心時還須讓他三舍然而證諸性體天地懸隔何也緣他只認得不思不勉是性不認得善是性竟作空頭帳耳由此觀之君將就不思求不思乎抑亦就所以不思求不思乎將就不勉求不勉乎抑亦就所以不勉求不勉乎恐不可不一加推敲也曰

信哉世以不思不勉為作聖之因今子直勘到不思不勉之來脉處是因上說因也世以不思不勉為入聖之果今子直勘到不思不勉之落脉處是果上說果也惟因上說因乃為真因亦惟知真因乃可與起因惟果上說果乃為真果亦惟知真果乃可與結果然則善言不思不勉者未有如子者也予疑之過矣過矣

或問子以小心名齋必有取爾也乃劄中並未嘗及此二字曾一處及之予又不能無疑敢請曰

吾所言無非此二字只是不曾牽名道姓耳試體之便見今試為我舉所疑曰無可無不可是孔子小心處作何解曰可者因而可之聖人未嘗敢自有其可也不可者因而不可之聖人未嘗敢自有其不可也這是恁麼樣小心若不聞之乎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時中與無忌憚只在幾微間耳予嘗謂鄉黨一篇章章是個小心圖末條拈個時字正所謂無可無不可也五十有五章

却是個小心訣曰何也曰此章要看第一句
字末一句矩字兩字首尾呼應最可味曰
之學便見雖聖人亦不敢一毫自家主張矣
矩而已矣謂之矩便見雖聖人亦不敢一毫違
他主張知有學而已矣豈不是個小心訣曰天
命云何曰臣受命於君子受命於父人受命於
天不知有君不可以為臣不知有父不可以為
子不知有天不可以為人詩云小心翼翼昭事
上帝此之謂也曰小心是個敬聞之程子之言

敬曰主一無適謝上蔡之言敬曰常惺惺法尹
和靖之言敬曰其心收斂不容一物似說得甚
精曰總不出小心二字此二字亦何嘗不精且
執塗之人而告之曰主一無適曰嘗惺惺法曰
其心收斂不容一物正恐茫然有如告子曰小
心誰不曉了及其至即堯舜猶病此最易知最
易能又最無窮盡者也曰世儒放膽多矣提出
這二字正對病之藥曰這是百草中一粒靈丹
不論有病無病都少他不得而今須要實實調

服。莫只把来做個好方子。隨口說過。隨手抄過。却將自家死生。放在一邊也。

或問近世好為新說即一部四書幾於另換一番面目有来語者子往往收之何也曰道理只論是非不論同異但於道理無碍縱横曲直皆足以為吾用何須執一曰獨於然善無惡四字辨之諄諄何也曰這是大頭腦所在如何放過得曰陽明與錢王二公證無善無惡之說於天泉橋上而曰汝中所見我久欲發恐人信不及徒增躐等之病故含蓄到今此是傳心秘藏顏子明道所不敢言者今既已說破亦是天機該發泄時豈容復秘及至洪都鄒東廓歐陽南野諸門人来謁請益陽明曰軍旅匆匆從何處說起吾有向上一機久未敢發以待諸君之自悟近被汝中拈出第往浙相與質之必有證也陽明非無見者何為云爾曰此非予之所能知竊嘗稍涉内典纔開卷便都是這個話頭且無論西土二十八祖東土六祖暨五宗諸大善知識即

聲聞影附之流亦看作家常茶飯一般乃今贊
嘆張皇一至於此宜彼之藐視儒門也

此係張先藏書。先前動筆者。為業師鹿中張先生。中戊子
科副榜貢元。學問優長。品行端正。教學一生而終。門人王經國記。
海豐縣後學王經國。敬閱一周。時為
乙酉中伏。間或動筆圈一兩句。凡安心
所未安者。不敢妄動筆。

顧涇陽先生小心齋劄記後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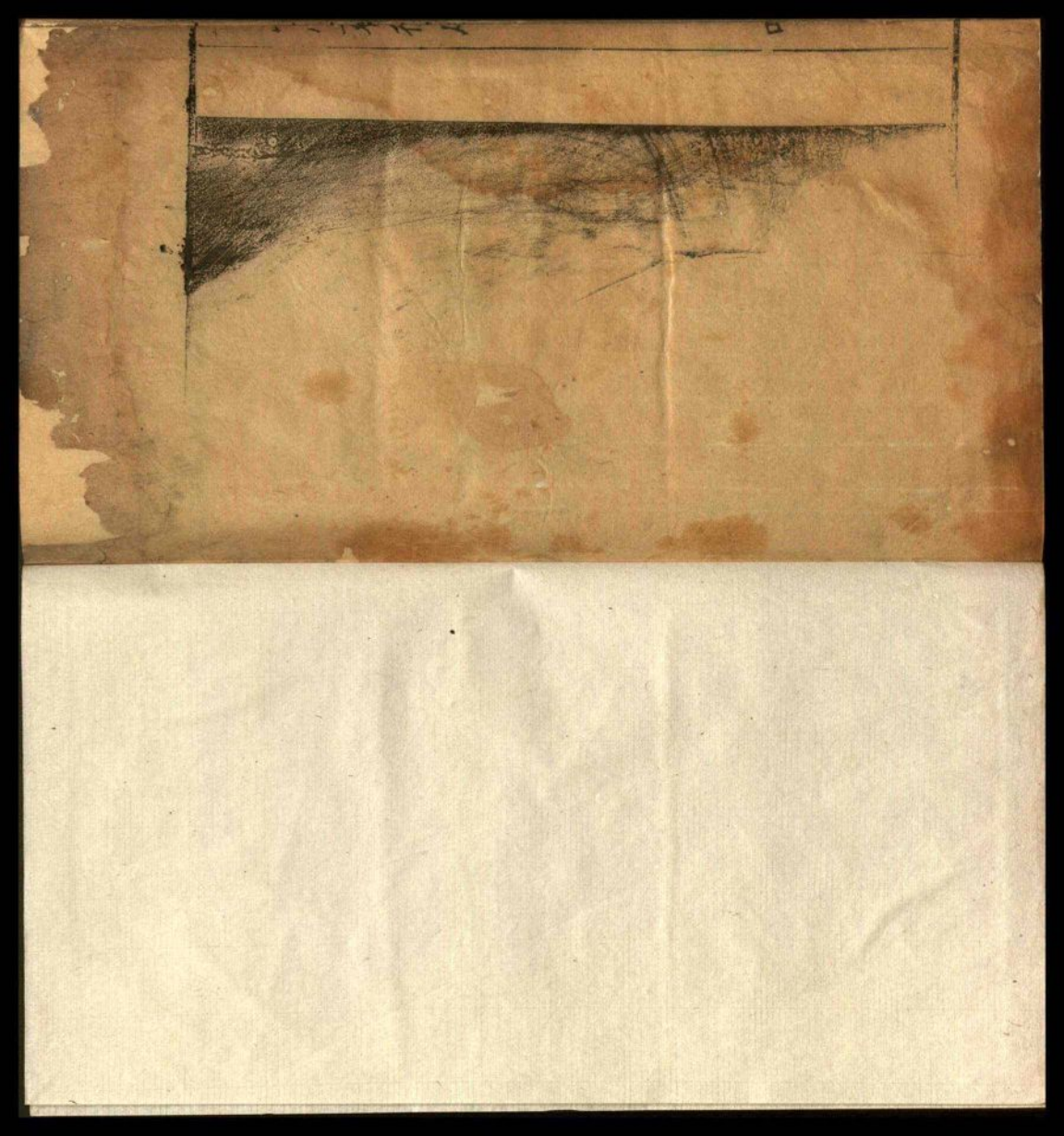
深谿顧涇陽先生、以銓曹郎抗疏
載起載謫。最後復坐置相事。削籍
歸耕。倡正學東林。雅集同志。講性
命倫常之奧。褆躬經世之方。參互
訂正。抽關發覆。一時遠近衿紳
慕趨之若流水。奕奕環橋者無不解

順拆角。海內士耳先生名。如祥麟
威鳳。可望而不可攀。而宰以邑令、
蘓瞻光霽。私其龍門。時時假簿書
之隙。追陪皋比。所聆緒論非一。盍往
寅歸。不翅飲江河而滿其腹也。亦滋
有慶幸矣。宰既從先生都講。更得
其所為小心齋劄記者。受而卒業。則

先生自甲午謫居來。十年邁軸。手
自論著。或機鋒送難。或韋弦自惕。
蘭苞符之靈樞。扶洙泗之心印。深言之
刺扃。淺言之近帶。大言之周以極。細言
之入無間。其反覆於性善一言。辨老
佛之同異。衷揚王之得失。盡拋習氣
習情。而不欲以無善無惡。開天下以靈

蕩之門真所謂一捧一痕一摑一血者
蓋先生之學禘孔而郊孟祖周而宗
朱有宋儒之實踐而融其拘習近儒
之洒脫而決其蕩寧獨濂洛之功臣
抑亦姚江之諍友而不標宗門不逞意
氣不喜鈎名弔詭既為偽道學立隄
防復為真氣節樹模楷既以點化上

根後以鍛練下士令有覽者竦心泙
顙憬然而不敢私是非其為求時鍼
砭不已大乎先生嘗言曰官輦轂念
不在君文官封疆念不在百姓林六水
間講求切磨念不在人心世道即有
他長君子不齒嗚呼此先生所以教人
者亦先生所以自勵也師世覺民其可

一日無先生、天其有意斯文乎、吾知先生真儒作用、必不以東林老也、兵憲蔡公、文章事業、天下斗山、於先生臭味針芥、其孳孳明道淋盡、如拯焚溺而開聾瞶、意復不減先生、故序是編而公之剞劂、宰汝以讎校之役、續貂附蠅、私其千里、又滋有厚幸矣、

萬曆戊申孟秋之吉錫山令金潘林宰、拜手撰